

蕩香零拾叢書



楊水林詩集

四

曾公遺錄卷八



南

豐

曾

布

八月乙亥熙河奏招到西蕃部族涇原奏已於減猥鹽池增築一堡子守護西人謂鹽爲減謂窪下處爲猥有鹽池長十里有紅鹽白鹽如解池無異可作畦種涇原等路運判李諲見經畫蓄水召解州畦夫種鹽次學士院諮報昨郭知章所持國書是六月書詞云方茲隆暑今以十月往恐合換書余以謂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虜人約令十月過界恐不可換兼知直到相州已曾奏北朝起發上及同列皆以爲然遂降旨便不改止用

舊例俟進發日申密院付給丙子同呈鹽河五狀奏接納西番次第仍云溪巴溫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接徐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此夔意也再對

皇太妃殿中人鄧繼英以殿閣當敘轉供備庫副使寄資上云太妃殿恐非殿閣不當寄資但與併理磨勘可也 丁丑同呈鄜延青領板精賞功孫路奏王瞻收復邈川乞建爲湟水軍余以謂才得邈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勘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之意此請未可從夔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依違無定論上云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余云洮州置州乃臣所論臣謂先朝以熙河洮岷爲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爲熙河蘭會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 卞遂云若如此卽一般余云不同若以邈川青唐皆置州郡臣恐未易饋餉孫路嘗云諭西蕃部云云 臣一隴地不要他底今勘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

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敝中國爾先朝勦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謂財力不及可弃今乃更於熙河之外勦置州縣豈易供給上云元祐之人云窮天下之力以奉熙河一路又以爲可弃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夔輅紛然以余爲非先朝而是元祐也余云元祐之人以熙河爲糜費財力不可久臣於時政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陛下前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黃河之外青唐邈川勦置郡縣則爲不便非以熙河爲非也兼夔嘗言得青唐邈川則如臣之說置一都護總領最爲穩便今若勦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安用都護莫與從初開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爭之語不足煩聖聽臣以爲當俟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後然後據地利緊慢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祇令以本路首領心知向漢有

力量者守住坐俟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左轄云適三省論議亦俱如此余云臣愚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論議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開陳爾眾皆以爲當然上亦稱善遂依此降指揮再對余又言臣適及熙河事蓋以爲先朝措置熙河如此尙不免後人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軍廣增戍守兵馬則未易供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爲遠慮故不敢詭隨眾人望陛下裁察上頗欣納是日上及洮州不可不建州事夔云曾布初不肯築會州祇要築肥囉淺井亦如今日事余云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處說有何人見夔云蔡卞以下俱見上目卞卞云不記得余云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平夏卽有築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鍾傅築淺井便議黜逐皆臣首建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夔默然再對余又言初引

章棣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云記得余云初
命章棣作秦帥棣願就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
亦以此丁甯諭棣令次第經營棣既到官是年春遂興
此役臣何緣有不樂會州之語今孫路與王瞻爭功眾
論猶以爲非矧在廟堂卻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
是出己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哂
之余又對三省言臣向曾言西事欲且畫河爲界章惇
以臣爲雜賃院子裏婦人之語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
收斂邊事惇亦稱善昨罵臣時三省所共見眾皆默然
余又云臣得事陛下已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卻
不似他人一日說得一般上笑而已是日再對令張
世永再任戊寅同呈涇原進築減狃畢工賜帥臣以
下銀合茶藥再對令熙河依界道圖樣以十里爲一
方以見金城寨等地名考尋古驛程相去地里畫西蕃

圖聞奏 河東奏朔州同知爭賈胡曠事宜甯息北人
自去歲欲遷東偏頭稅場於賈胡曠徑入久良津買賣
朝廷以勅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久例於東偏頭
材往來買賣難議勅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受又
於賈胡曠勅建稅場屋宇及開石牆越漢界於天澗及
黃河取水至以兵仗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卒林子
中日一奏以爲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
爲界又云聚兵數千欲據界取水朝廷亦令折克行相
度應接余數諭子中以爲探報皆虛聲建稅場破石牆
過界取水皆同知者龕暴妄作不足恤子中憂恐不已
旣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哂之 是日未
時皇子生 己卯同三省外殿致賀上亦遣近璫宣答
皆再拜旣對面慶皆以爲此宗社大慶上亦喜仍云兩
宮尤喜眾云非獨兩宮此天下所共慶悅 是日遣御

藥蘇哇告諸陵又遣執政宗室近臣以十二日告南北
郊太廟社稷高禩又遣蔣之奇葉祖洽以十七日奏告
諸陵又以十三日賜龍喜宴又以十日夜鑠院降德音
四京諸路流罪已下並放再對余因言天下安甯無
事邊鄙罷兵今元子降生則太平之福可謂具備此宗
社非常之慶上亦喜見於色遂及中宮事是日同呈
戒孫路措置青唐事庚辰旬休庚辰賜包子稍增於

前日

是夕鑠院辛巳同呈河東築四堡寨畢功賜

帥臣以下銀合茶藥環慶築萌門三堽畢亦賜茶藥

賜涇原減猥寨名曰定戒環慶萌門寨曰甯羌苗履

申築會州川口興功三日孫路移文令移兵於比娘原

進築而比娘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履不從得旨

孫路候進築會州了日取旨又以金部員外郎許幾

押伴西人又詔洮西王瞻等收復邈川城軍兵與特

支 再對北虜報今冬於西京雲仲甸受禮自去冬探
報果不虛 近詔以三十日龍喜宴是夕令中書別選日

壬午造朝未及下馬閤門報前後殿不坐遂與三省
會於都堂上遣御藥劉瑗傳宣云別無事祇爲飲食所
傷服動化藥故不欲出瑗亦云勞動遂入劄子問聖體
各赴局至未時出已而傳宣開封府寺觀三日以癸未
爲休務再入問聖體劄子 甲申赴崇政朝至橫門傳
宣爲氣力未完不視事又同赴都堂少選劉瑗來宣云
昨日方動化已無事祇爲氣力未完來日與卿等相見
遂再入劄子問聖體各赴局未時出 乙酉同呈涇原
奏減猥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于兩路議論不同乞斷
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令熙河管認
地分 再對免河北被水保甲冬教 是日二府同問
聖體不拜上諭云以飲食所傷服孔元輅金丸動化耿

愚進理中丸之類初覺吐逆多淡涎每吐幾一盞許今
已甯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時痛眾皆云服理中丸之類
已當更當精加調護再對上諭以全未能進粥食余
云近經服藥再傷動化固須如此然不可勞動自延和
至崇政甚遠上云亦不妨欲更一兩日後殿視事余云
更三五日亦無妨上云不妨是日見謝辭及上殿班
並隔下是日議罷孫路熙帥未果是日傳宣十六十
七日後殿視事

丙戌同呈王瞻申經略司句追河州

宗哥首領方乞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餘騎往據宗哥
城而經略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溫旦夕入青唐遂得
旨孫路知西京胡宗回帥熙河高遵惠帥環慶青唐既
亂溪巴溫入溪哥城王瞻首經營招納遂度河入邈川
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愍申云經略司指授方略令
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瞻一聽王愍指揮既而卻攜王

懋歸熙州今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
王瞻歸河州撥發糧草蓋欲歸功經略司而逐瞻使不
得與事朝廷察其爲姦欺累降旨令專委王瞻經畫詔
旨未到聞路前後指揮不已乖錯日甚一日夔初主之
數與余爭論旣而理屈乃云章絳曾言孫路對人多不
語及獨坐卽自語言如病心狀余對三省亦嘗以此語
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夔亦力毀短之再對
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余云賴轄征溪巴溫相持未
決政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是
日得旨以二十二日大宴同三省問聖體上云祇是全
未喜粥食眾云氣未知食不可強再對上亦再三顧
語如初丁亥同呈河東築八堡寨畢功再賜銀合茶
藥一次王瞻以招納到西蕃部族不少已收復邈川
城特與邊禮賓使候旨置青唐等事了別無違戾差失

更優與推恩左轄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可采詔還
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雖以擇帥故不得已今去外議
但云遵惠以攻買種民忤執政故逐去上云別有何人
可差夔云亦曾商量無可帥者余云若稍加旌寵足以
解眾疑適亦與三省議且與改龍圖閣待制亦可右轄
云亦祇是待制上云與寶文直學士左轄云甚好上云
與龍圖閣直學士亦不妨眾皆以爲好余因言遵惠進
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職宗回築五城寨昨復待制祇
速得兩月上顧眾執政云合與否眾默然唯夔與鳳云
當推恩遂除寶文直學士是日有旨十八十九日
戊子同呈差姚雄知會州姚古權鎮戎軍賜河東八
堡寨名曰大和彌川甯河通秦四堡各附四寨爲名夔
是日不復問聖體再對余獨問上云皇子誕降已旬
日中外慶喜上云間巷之間亦皆欣悅今日已十日極

後殿

安帖無事喜見於玉色 己丑同呈鄜延奏繳宥州牒
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諸修築城寨虜掠人
口未已請止絕延安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已來
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
到朝廷必有處分 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 吳
靖方改右班副都知 章榘乞致仕候來春取旨仍劄
與照會 熙河苗履奏硬探人殺仁多洗忠斬首不及
爲西人奪去但得其所乘驄馬及器甲等洗忠乃保忠
之弟挺身出戰爲眾所殺 再對再問聖體上云今日
已喫軟飯食亦未美余云二十一日六參官起居恐久
坐若改坐常朝甚使上云甚好甚好 庚寅旬休 辛
卯同呈惠卿奏乞許西人依例遺進及行弔祭令奏然
朝旨孫路又奏遣王愍赴宗哥詔專委王瞻令王愍就
近照應上云孫路真失心也以余言路方自河州帶王

愍歸熙州今卻遣赴宗哥未問害王膽措置如此豈不
疲敝兵馬上故有是語再對呈廣西宜州事宜上云
桂師程節亦尋常余云誠如聖諭廣州柯述亦常才大
約所在之人爾是日改常朝壬辰赴集英龍喜宴
榜曰元子誕慶排場

排場名乃學士所命識者頗嗤其

鄙淺

天顏甚悅中歇遣使賜從官以上羅花二府親王
別賜小花五十枝花甚重殆不可勝戴再坐遣御藥勸
二府親王酒飲必醕仍每盞奏知既退遣御藥劉瑗押
賜對衣金帶鞍轡馬於都堂製作皆精對衣皆造成者
有紅羅繡抱肚白綾袴黃綾襯衫勒帛紫羅公服各一
金帶笏頭并魚袋全工巧殊勝私家所造者夔三十兩
餘執政二十五兩繡鞍并鞍子亦繡鍍金圍裝夔八十
兩餘七十兩馬皆次御馬有鞍架鞍帕又各賜銀一合
夔三千兩餘二千兩二十四日乘所賜鞍馬服衣帶

同二府曲謝於殿上夔致詞先是劉瑗傳宣不許辭免
又面謝以慶賜非所敢當兼宣諭不敢固辭上亦慰勞
再三是日聞親王亦有此賜四王遂陳所賜鞍馬歸第
癸巳歇泊 壬辰各面受劉瑗謝表 夔書送二百星
余百五十星從人錢三十千騎馬直以下等第給錢

甲午同三省曲謝訖 同呈熙河王瞻等奏事宜 又
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
又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矢石不及不可繫
橋又河中有灘磧自中灘至河北岸五里懸崖陟岸無
可置關之地 又河東奏乞建葭蘆爲軍詔以葭蘆寨
爲晉甯軍以知軍爲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
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知軍以下聽經略
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官主簿共六員所省
廢沿河津寨官十八員今晉甯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

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減通判職官各一員故除
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堡皆隸
晉甯是日以宴罷謝宴多一拜失儀再對奏事訖
曲謝上旨不拜又諭昨日所賜皆後苑作製造余謝曰
慶賜優異眷遇如此何以報稱上甚悅又進呈隨龍
人取旨推恩上語及劉惟簡極嗟惜之余亦言臣在高
陽惟簡作屯田都監嘗聞其言陛下踐阼之日扶持擁
護皆是惟簡上云誠如此馮宗道是時差出卻不與此
事乙未王瞻奏瞻征有蕃字來乞歸漢要職官及蕃
官溫玉等申瞻征已披袈裟爲僧心牟欽氈等以三百
騎迎溪巴溫父子人青唐城瞻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
城裏印亦掉在舊城裏也安惇言青唐邊事不可令一
人獨有之須分隸首領則久遠易制乃夔所論爾上云
記得莫是余云朝廷固欲如此措置然溪巴溫未定恐